

中  
国  
禁  
毁  
小  
说  
百  
部

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天 洞 八  
芦 葫 醋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# 目 录

## 八 洞 天

### 卷一 补南陔

- 收父骨千里遇生父 ..... (5)  
裹儿尸七年逢活儿

### 卷二 反芦花

- 幻作合前妻为后妻 ..... (32)  
巧相逢继母是亲母

### 卷三 培连理

- 断冥狱推添耳书生 ..... (58)  
代贺章登换眼秀士

### 卷四 续在原

- 男分娩恶骗收生妇 ..... (87)  
鬼产儿幼继本家宗

### 卷五 正交情

- 假掘藏变成真掘藏 ..... (105)  
攘银人代作偿银人

## 卷六 明家训

- 匿新丧逆子生逆儿 ..... (136)  
 惩失配贤舅择贤婿

## 卷七 劝匪躬

- 忠格天幻出男人乳 ..... (162)  
 义感神梦赐内官须

## 卷八 醒败类

- 两决疑假儿再反真 ..... (189)  
 三灭相真金亦是假

## 醋葫芦

- 第 一 回 限时刻焚香出去 ..... (223)  
 怕违条忍饿归来  
 第 二 回 祭先茔感怀致泣 ..... (233)  
 泛湖舟直谏招忧  
 第 三 回 王妈妈愁而复喜 ..... (245)  
 成员外喜而复愁  
 第 四 回 思疗妒鸩鸩置膳 ..... (256)  
 欲除奸信印关防  
 第 五 回 周员外设谋圆假梦 ..... (267)  
 都院君定计择良姻  
 第 六 回 脱滞货石田长价 ..... (279)  
 嗟薄命玉杵计穷  
 第 七 回 落圈套片刻风光 ..... (291)  
 露机关一场拷打



- 第 八 回 再世昆仑玉全麟嗣 ..... (302)  
重生管鲍弦续鸾胶
- 第 九 回 都院君勃然嗔假印 ..... (314)  
胡主事混沌索真赃
- 第 十 回 伏新礼优觴祸酿 ..... (327)  
弄虚辞继立事谐
- 第 十 一 回 都氏瓜分家财 ..... (340)  
都飏浪费继业
- 第 十 二 回 石佛庵波斯回首 ..... (357)  
普渡院地藏延宾
- 第 十 三 回 产佳儿湖中贺喜 ..... (377)  
训劣子堂上殴亲
- 第 十 四 回 告忤逆枉赔自己钞 ..... (391)  
买生员落得用他财
- 第 十 五 回 昼行乐假山掩侍女 ..... (402)  
涉疑心暗鬼现真形
- 第 十 六 回 妒气触怒干天庭 ..... (414)  
夙孽报施乎地府
- 第 十 七 回 波斯阙招救难 ..... (429)  
都氏带罪受经
- 第 十 八 回 翠苔重返家门 ..... (445)  
都氏阖堂拜谢
- 第 十 九 回 都白木丑态可摹 ..... (453)  
许知府政声堪谱
- 第 二 十 回 昧心天诛地灭 ..... (463)  
硕德名遂功成



# 八 洞 天

(清) 笔炼阁主人 撰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八洞天/(清)笔炼阁主人撰. - 北京:中国戏剧出版社.  
2000.6

(中国禁毁小说百部)

ISBN 7-104-01287-7

I. 八… II. 笔… III. 章回小说-中国-清代 IV.  
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23550 号

# 出版说明

## 【版本及收藏情况】

存8卷。题“笔炼阁主人编述”。作者徐述夔，另著《五色石》。原刊本，日本内阁文库有藏。满文译本，藏于故宫博物院。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抄本。

## 【内容梗概】

书首叙宋仁宗年间，贝州秀士鲁翔娶妻石氏，生子鲁惠。翔中进士，赴广西上任，携妾楚娘归家。楚娘美貌贤惠，石氏不容，逼其出家。时传鲁翔歿于兵乱，鲁惠南下扶父灵柩。途遇同里昌期，昌期爱其才，将女月仙许之。后鲁惠得知父仍在世，二人相会。此前，贝州叛乱，石氏避难，逃至道观，楚娘不计前嫌，款待石氏，石氏懊悔。战乱已平，鲁翔父子妻妾还家。鲁惠成亲。楚娘多年前曾弃病儿，为月仙母所救。月仙过门，闻此事，遂使其母自重逢。终叙五代周世宗年间，河南归德府人氏纪衍祚之妻强氏，乃一妒妇，膝下无儿。强氏终日拜佛求子，终未遂愿。衍祚乃与家婢宜男私合。未几，宜男有身孕。强氏甚妒，不容宜男，设



计害之。强氏先诬宜男盗家中铜佛，未果。忿恨难平，遂将宜男卖与本城富户毕思复为妾。思复为人势利，树敌颇多，纳妾时身染重疾，并屡遭勒索，旋及忧愤而终。宜男产下一子，名唤还郎。待强氏死，衍祚即赎回宜男及还郎，父子团聚。衍祚有侄望洪，乃地痞无赖之徒，觊觎衍祚家业，欲谋为己有。乃告还郎非纪门之后。公堂明鉴，望洪计败。后望洪拐还郎，诬衍祚，官府明察，重处之。纪家丢失之铜佛亦完璧归赵。



## 卷一 补南陔

### 收父骨千里遇生父 裹儿尸七年逢活儿

诗曰：

新燕长成各自飞，巢中旧燕望空悲。  
燕悲不记为雏日，也有高飞舍母时。

这首诗，将白乐天《咏燕》古风一篇，约成四句，是劝人行孝的。常言：“养子方知父母恩。”人家养个儿子，不知费多少心力，方巴得长成。及至儿子长成，往往反把父母撇在一边。那时父母嗔怪他不孝，却不思自己当初为子之时，也曾蒙父母爱养，正与今日我爱儿子一般。我当日在父母面上，未曾尽得孝道，又何怪儿子今日这般待我！所以，白乐天借燕子为喻，儆劝世人。然虽如此，也有心存孝念，天不佐助的，如皋鱼所言：“子欲养而亲不在。”又有那父母未亡，自己倒先死了，不唯不能养亲，反遗亲以无穷之痛，如卜子夏为哭子而丧明，岂非人伦中极可悲之事！



如今待在下说一丧父重逢、亡儿复活的奇遇，与列位听。

话说宋仁宗时，河北贝州城中有一秀士，姓鲁名翔，字翱甫，娶妻石氏，夫妇同庚，十六岁婁了姻。十七岁即生一子，取名鲁惠，字恩卿，自小聪俊，性格温良，事亲能孝。鲁翔亲自教他读书作文。他过目成诵，点头会意，年十二即游庠入泮。鲁翔自己却连走数科不第，至儿子入泮时，他已二十九岁，那年才中了乡榜。明年幸喜联捷，在京候选。春选却选他不着，直要等到秋选。鲁翔因京寓寂寞，遂娶一妾。那女子姓咸，小字楚娘，极有姿色。又知书识字，赋性贤淑。有词为证：

红白非脂非粉，短长难减难增。等闲一笑十分春，撒下半天丰韵。停当身材可意，温柔性格消魂。更兼识字颇知文，记室校书偏称。

鲁翔甚是宠爱。到得秋选，除授广西宾州上林县知县。领了文凭，带了楚娘，一同归家。

石氏见丈夫才中进士，便娶小夫人，十分不乐。只因新进士娶妾，也算通例，不好禁得他。原来士子中了，有四件得意的事：

起他一个号，刻他一部稿。  
坐他一乘轿，讨他一个小。

当下鲁翔唤楚娘拜见夫人。楚娘极其恭谨。石氏口虽不语，



心下好生不然，又闻她已有了三个月身孕，更怀醋意。因问鲁翔道：“你今上任，可带家眷同行么？”鲁翔道：“彼处逼近广南，今反贼依智高正在那里作乱。朝廷差安抚使杨叟到彼征讨，不能平定。近日方另换狄青为安抚，未知可能奏效。我今上任，不可拖带家眷，只着几个家人随去。待太平了，来接你们罢！”石氏笑道：“我不去也罢，只是你那心爱的人，若不同去，恐你放心不下。”鲁翔也笑道：“夫人休取笑，安见夫人便不是我心爱的。”又指着楚娘道：“她有孕在身，纵然路上太平，也禁不得途中劳顿。”这句话，鲁翔也只是无心之言。哪知石氏却作有心之听，暗想道：“原来他只为护惜小妮子身孕，不舍得她路途跋涉，故连我也不肯带去，却把地方不安静来推托。”转展寻思，愈加恼恨。正是：

一妻无别话，有妾便生嫌。

妻妾争光处，方知说话难。

鲁翔却不理会得夫人之意，只顾收拾起身。那上林县接官的衙役也到了。鲁翔唤两个家人跟随，一个中年的叫做吴成，一个少年的叫做沈忠，其余脚夫数人。束了行李，雇了车夫，与石氏、楚娘作别出门。公子鲁惠，直送父亲至三十里外，方才拜别。鲁翔嘱咐道：“你在家好生侍奉母亲。楚娘怀孕，叫她好生调护。每事还须你用心看顾！”鲁惠领命自回。

鲁翔在路晓行夜宿，趲程至广西地界。只见路人纷纷都说，前面贼兵猖獗，路上难走。鲁翔心中疑虑，来到一馆驿内，唤驿丞来细问。驿丞道：“目今依智高作乱，新任安抚



狄爷领兵未到。有广西钤辖使陈曙轻敌致败，贼兵乘势抢掠，前途甚是难行。上任官员如何去得！老爷不若且消停几日，等狄爷兵来，随军而进，方保无虞。”鲁翔道：“我恁限严急，哪里等得狄爷兵到！”沉吟一回，想出一计道：“我今改换衣装，扮作客商前去，相机而行，自然没事。”当晚歇了一宿。次日早起，催促从人改装易服。只见家人吴成，把帕子包着头，在那里发颤，行走不动。原来吴成本是中年人，不比沈忠少年精壮，禁不起风霜，因此忽然患病。鲁翔见他有病，不能随行，即修书一封，并付些盘费，叫他等病体略痊，且先归家。自己却扮作客商，命从人也改了装束，起身望前而去。正是：

只为前途多虎豹，致令微服混鱼龙。

不说鲁翔改装赴任，且说吴成拜别家主，领了家书，又在驿中住了一日。恐公馆内不便养病，只得挨回旧路，投一客店住下，将息病体。不想一病月余，病中听得客房内往来行人传说：“前路依家贼兵，遇着客商，杀的杀，掳的掳，凶恶异常。”吴成闻此信，好不替主人担忧。到得病愈，方欲作归计，却有个从广南来的客人，说道：“今狄安抚杀退依智高，地方渐平。前日被贼杀的人，狄爷都着人掩其尸骸。内有个赶任的知县，也被贼杀在柳州地方。狄爷替他买棺安葬，立一石碑记着哩！”吴成惊问道：“可晓得是哪一县知县，姓什名谁？”客人道：“我前日在那石碑边过，见上面写的是姓鲁，其余却不曾细看。”说罢，那客人自去了。吴成哭道：“这等说，我主人已被害也！”又想：“客人既看不



仔细，或者别有个鲁知县，不是我主人，也不可知？我今到彼探一实信才好。奈身边盘缠有限，又因久病用去了些，连回乡的路费还恐不够，怎能前进！”寻思无计，正呆呆地坐着。

忽听得有人叫他道：“吴大叔，你如何在此？”吴成抬头一看，原来那人也是一个宦家之仆，叫做季信，平日与吴成相识的。他主人是个武官，姓昌名期，号汉周，亦是贝州人，现任柳州团练使。当下吴成见了季信，问他从何处来，季信道：“我主人蒙狄安抚青目，向在他军中效用，近日方回原任。今着我回乡迎接夫人、小姐去，故在此经过，不想遇着你。可怜你家鲁爷遭此大难，你老人家又怎地逃脱的？”吴成大惊道：“我因路上染病，不曾随主人去。适间闻此凶信，未知真假？欲往前探看，又没盘费。你从那边来，我正要问你个实信。你今这般说，此信竟是真的了！”季信道：“你还不知么？你主人被贼杀在柳州界上，身边带有文恁。狄安抚查看明白，买棺安葬，立碑为记，好等你家来扶柩。碑上大书：‘赴任遇害上林知县鲁翔葬此。’我亲眼见过，怎么不真！”吴成听罢，大哭道：“老爷呀！早知如此，前日依着驿丞言语，等狄爷兵来同走也罢。哪里说起冒险而行，致遭杀身之祸。可惜新中个进士，一日官也没做，弄出这场结果！”季信劝道：“你休哭罢，家中还要你去报信，不要倒先哭坏了。快早收拾回去。盘费若少，我就和你作伴同行。”吴成收泪称谢，打点行囊，算还房钱，与季信一同取路回乡。时已残冬，在路盘桓两月，至来年仲春时候，方才抵家。

且说家中自鲁翔出门后，石氏常寻事要奈何楚娘，多亏



公子鲁惠解劝，楚娘甚感之。鲁惠闻广西一路兵险难行，放心不下，时常求签问卜。这日正坐在书房，听说吴成归了，喜道：“想父亲已赴任，今差他来接家眷了！”连步忙出，只见吴成哭拜于地。举家惊问，吴成细将前事哭述一遍，取出家书呈上，说道：“这封书，不想就做了老爷的遗笔！”鲁惠此时心如刀割，跌脚捶胸，仰天号恸。拆书观看，书中还说：“我上任后，即来迎接汝母子。”末後，又叮嘱看顾楚娘孕体。鲁惠看了，一发心酸，哭昏几次。石氏与楚娘，都哭得发昏章。正是：

指望一家同赴任，谁知千里葬孤魂。

可怜今日途中骨，犹是前宵梦里人。

当日家中都换孝服，先设虚幕，招魂立座，等抚柩归时，然后治丧。鲁惠对石氏道：“儿本欲便去抚柩，但二娘孕体将产，父亲既嘱咐孩儿看顾，须等她分娩，方可放心出门。”石氏道：“都是这妖物脚气不好，剋杀了夫主。如今还要她则什？快叫她转嫁人罢！”鲁惠道：“母亲说哪里话，她现今怀孕在身，岂有转嫁之理？”石氏道：“就生出男女来，也是剋爷种，我决不留的！”鲁惠道：“母亲休如此说。这亦是父亲的骨血，况人家遗腹子尽有好的，怎么不留！”石氏只是恨恨不止。楚娘闻知，心中愈苦，思欲自尽，又想：“生产在即，待产过了，若夫人必欲相逼，把前生孩子托付大公子，然后自寻死路未迟。”不隔数日，早已分娩，生下个满抱的儿子，且自眉清目秀。鲁惠见了，苦中一乐，就与他取名为鲁意，字思之，取思亲之意。只有石氏甚不喜欢，



说道：“我不要这逆种，等他满了月，随娘转嫁去罢！”鲁惠见母亲口气不好，一发放不下念头，恐自己出门后，楚娘母子不保，有负亡父之托。正在踌躇，不想鲁意这小孩，就出起痘花来。鲁惠延医看视，医人说要避风。鲁惠吩咐楚娘好生拥护。石氏却睬也不睬，只日逐在丈夫灵座前号哭。楚娘本也要哭，因恐惊了孩子，不敢高声，但背地吞声饮泣。石氏不见她哭，只道她没情义，越发要她改嫁了。过了两日，鲁意痘花虽稀，却不知为什，忽然手足冰冷，瞑目闭口，药乳俱不进。挨了半晌，竟直挺挺不动了。楚娘放声大哭。正是：

哭夫声复吞，恐惊怀中子。

夫亡子又亡，号啕不可止。

楚娘哭得昏沉，鲁惠也哭了一场。石氏道：“不必哭，死了倒干净！”便吩咐家人吴成：“未满月的死孩，例不用棺木。快把蒲包包着，拿去义坛上掩埋。”楚娘心中不忍，取出绣裙一条，上绣白凤二只。楚娘裂做两半条，留下半条，把半条裹了孩子，然后放入蒲包内。鲁惠也不忍去送，就着吴成送去。吴成领命携至义坛上。那坛上住着个惯替人家埋尸的，叫做刘二，说道：“今日星辰不利，埋不得。且放在这家屋后，明日埋罢。”吴成见说星辰不利，不敢造次，只得依言放下。到明日去看时，却早埋好在那里了。吴成道：“怎不等我们来看埋？”刘二道：“埋人的时辰是要紧的。今日利在寅卯二时，等你不及，我先替你埋了。难道倒不好？”吴成道：“也罢！”遂取些酒钱赏了刘二，自去回复主命不





题。

且说楚娘夫亡子死，日夕悲啼。石氏道：“你今孩子又死，没什牵挂了，还不快转嫁罢！”楚娘哭道：“妾受先老爷之恩，今日正当陪侍夫人一同守节。就使妾有二心，夫人还该正言切责，如何反来相逼！”石氏道：“你不要今日口硬，日后守不得，弄出不伶不俐的事来，倒坏我家风。”楚娘见夫人出言太重，大哭起来，就要寻死觅活。鲁惠再三劝解，又劝石氏道：“二娘有志守节，是替我家争气的事。母亲正该留她陪侍，何必强她！”石氏道：“我眼里着不得这样的人。你若要她陪侍我，却不是要气死我了！”鲁惠听说，踌躇半晌，乃对楚娘道：“二娘，你既不肯改节，母亲又不要与你同居。依我愚见，不如去出了家罢，但不知你情愿否？”楚娘道：“夫人既不相容，妾身情愿出家。只恐没有可居的庵院？”鲁惠道：“你若肯出家，待我寻个好所在送你去！”便吩咐吴成，要寻一清净庵院，送二娘去出家。吴成道：“本城中有个女真观，名为‘清修院’，乃是九天玄女的香火。小人亡故的母亲，曾在那里出家过来。内中道姑数人，都是老成的。二娘若到这所在去，倒也稳便。”鲁惠闻言，即亲往观中访看，见这些道姑，果然都是朴实有年纪的，遂命吴成通知来意。道姑见说是鲁衙小夫人要来出家，不敢不允。鲁惠择了吉日，备下银米衣服之类，亲送楚娘到观中去。楚娘哭别了灵座，欲请夫人拜别，夫人不要相见。楚娘掩泪登车，径往清修院中去了。石氏那时方才拔去眼中之钉。正是：

白鹤顶中一点血，腾蛇口内几分黄。

